論語

七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共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氏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

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朔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

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曰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已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説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為善意然意欲其助己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

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来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姦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横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信如字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為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

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揚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詎勉斧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伱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歲運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為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

峯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遂見之非中也既有餽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絶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絶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

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

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為人之類矣兩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一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以為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一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不習始此

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之習於惡則日淪乎汙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下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遠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則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中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為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

賦子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絶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為戾氣

所蔽錮而不可與入於善耳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且看孔子說底自有不可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也○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

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爲密蓋才稟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畢竟是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推移而爲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爲善也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實爲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絶者才旣懸絶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

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莞華版反 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治平聲）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

亦必教以禮樂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朱子曰禮樂之用通

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為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為是而謂前言為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無禮樂為

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矣豈聖學之所尚耶○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與畔同○厚齋馮氏曰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

之往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
方謂東魯○邢氏曰如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東周乎○程
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故也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於

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
改而不往者佛肸名亦然○朱子曰夫子云
吾其為東周乎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
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天命如何耳聖
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與周道於東
方何也曰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
閑字只是有用我便也要做些小事何處是
有不為東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後呉其
為詔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
須寛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肸
擾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
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如何便與得
周道日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
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
日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名
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
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為東
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為東周之
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

其必不能也○慶源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與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為東周夫子必告以為之之道如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令聖人不曾說出難為聽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求夫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求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問斂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斂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能為人擔當事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通指不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冉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斂則仁之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所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

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其無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遍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以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疑其為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

軒以公平周遍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
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
南軒於五者以恭爲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
國章謂五者以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
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雲峯胡氏曰
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
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
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
其心公平而溥遍矣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
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朱子曰六言六蔽五
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
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
不類以前諸篇○厚齋馮氏曰孔門問
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汙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為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巳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為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平聲）希（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已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

自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為子路輩言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

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
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
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
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
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
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為也○朱子曰公山
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
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為惡
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
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卽
其所疑而發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
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
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意○夫子
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
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問佛肸弗擾之召

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略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

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故夫子諭

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

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

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為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得自守以為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為愚而已至於

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舍蓄故其蔽絞絞者許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為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為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室而蔽矣○問蔽之為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為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記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

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強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為而莫之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處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無此二意方為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

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常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

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厚齋馮氏曰為如高叟為詩之為周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化於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身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曰二南人倫之

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
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
立○朱子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
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
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齊
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
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
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
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名南之詩言諸
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
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
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
道蓋詩之正風也○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
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
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
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
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
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
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

周官曰不學牆面
孔子取譬本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耳○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為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

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
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
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
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
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
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
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事
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為不可至於徒事其
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
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程
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
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
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
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

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
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學者記其語雜之
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
以明之非真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
又見禮為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
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時玉帛
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
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
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
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
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
峯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兩不仁
如禮何章集註舉李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
心上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
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
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
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
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

鐘鼓有聲音所以𤼵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𤼵也

○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内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曰穿窬内懷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内本柔弱而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饒氏曰色不止顔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為色

荏是也外示荏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王氏回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去聲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愨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為一鄉又以為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

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歟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原也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詳見形甸反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其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為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為也○勉齋黃氏曰德者務

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
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
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
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以為廉
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
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
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
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
○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
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
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
此得名鄉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
章言盜盜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
忌矣○新安陳氏曰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
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
故夫子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

曰君子多識如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勅六反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自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

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究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癰痤皆疽之屬也痤得和反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齰仕客反齰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弒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新安陳氏

日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為功名非矣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簒弑之心惟患失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而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為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

靳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善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之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

慶源輔氏曰氣禀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為疾矣人之德氣禀得中則為善一失之偏則亦為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昔所謂疾今亦亡與無通之傷俗之益偷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大閑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矜非矜誇之矜廉謂稜角陗與峭同厲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

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

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是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療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

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偽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追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既與古不同即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處皆是嘆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所染乃習與性成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偽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聲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

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况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

目者能之猶未爲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爲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顚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

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略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

日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已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強分之以發見為百物生流行為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形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密察反成病敗愚不可以不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

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顔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顔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

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黙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為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燕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黙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

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
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
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
詳知識愈滯末能盡曉者何由而曉耶使能
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
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
理必悟聖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
日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
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
至理之所在再日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
矣○覺軒蔡氏日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
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
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
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
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之事
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
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尢見其體用一原陰陽
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
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日予欲無言聖人是
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

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
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
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
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
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日
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
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
疆者矣○雲峯胡氏日集註妙道精義之叢
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
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與末篇始日玄天
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
溫末日日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叢憤永刋
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脫年造
諳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日按以
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
舉感與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
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與詩卒章特叢其義
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
能述之尤為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
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

動靜無非教之意也又按微庵程氏嘗提撥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未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教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於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于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

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来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却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咨絶之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絶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絶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絶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虧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音昨由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奐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

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揄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

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䟽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成斬衰三升如今漆布一般所以為未成布期音朞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取絹反緣去聲○朱子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為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要平聲經

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夕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以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不食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蔬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

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旨美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緊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

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覃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喪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為安是始已

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

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絶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子之良心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曰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

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之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之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又激於世俗之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己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僞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僞矣然不曰不肖者敗而及之乎其曰安則為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之辭也豈使之真以為安而遂為之也哉

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為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以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為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為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為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幾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鼓

明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之説尤為
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
是也至於聖人既於此為之中制則賢者必
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
其説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
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
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
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
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
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
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
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
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魯齋王氏曰博説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

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弈從二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碁謂之弈已止也李氏

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弈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弈雖不足道然方其為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為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為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教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

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為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卻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非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

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

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笥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

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實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揚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徼許也此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徼許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許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

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爲誰也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蓋世有晩而知道者焉得而絶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雙峯饒氏曰古人多之說

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

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衡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死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啟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其理也無私故

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所書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史張氏庭堅日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者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日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日全日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黙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寔同休戚故或

死或去或因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當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微子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因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為疑當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日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

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魯齋王氏曰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

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爲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

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為之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

以明其趣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衞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蚳鼃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

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强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甸反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説音悦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入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讀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

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茍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齊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晏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晏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弱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

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尹氏曰受女樂而

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繫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豪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急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適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

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日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雙峯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名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

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来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

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鵲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慇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絶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孰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

濟渡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峯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新安倪氏曰韻會註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峯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善之人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
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謂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

○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也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

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絶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

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

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饕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

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知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旣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已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敘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于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

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一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一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饕○雙峯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

隱者事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事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

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獨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識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

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爲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此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
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甸反下同經傳去聲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倫義
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
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

怠三月不解(居隘反)朞悲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音短)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為飾(左傳襄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隱居獨善

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

人焉絶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有無可無不可而無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裁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齊同遯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

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避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推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遯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

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識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摯音志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註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

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嘆魯之末世央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難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竊僭王綱為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

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峯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迸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絶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苟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嘆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

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刼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爲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令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新安

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傳今思古之心乎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摧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為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嘆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

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徃来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子不可以有為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卑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嘆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弟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

顔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顔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

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梢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其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

不篤則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鋭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

言為學之道信非偏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操子曰子貢善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説子路善只執不恥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説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為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為當世輕如此説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務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

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寛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所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爲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衆於無別○雲峯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言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爲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爲高故有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爲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則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

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邪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

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其庶幾乎○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

氏曰為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

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仁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

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功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切不比況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峯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

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此○雲峯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

又曰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謏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往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

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之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乎日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泛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

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在居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

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鬨過日底學
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
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
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
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
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
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
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
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
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
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
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
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
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
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
比也○雲峯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
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
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
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
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

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而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

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

表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温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峯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温剛中有柔也温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南軒張氏曰信

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諫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也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

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

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

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
之矣○慶源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
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
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
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
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
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律已則不
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
立而小節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
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
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
缺如何聽他出入得

○吳氏曰此章之言

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朱子曰大節既定小節
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

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
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
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以此律之此章之
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灑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峯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

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下文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音御之此三句又補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

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容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說先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

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峯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上聲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甚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

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掃應對是事所以洒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朱子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

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無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洒掃應對對言洒掃應對所以然者即至精之義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

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

以然之說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洒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峯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

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峯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

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朱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所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事底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

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目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得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循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語之則學者謾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豈有誣

之之理○雙峯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洒掃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衮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寖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峯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

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寖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灑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竊恐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此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

而後可及其餘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别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心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説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

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顚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已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于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為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峯胡氏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

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蠹人是有無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筲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

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事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高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

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勉齋黃氏曰以

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修其在内者為足以至之令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真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

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

去聲

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政也○雙峯饒氏曰夫子

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峯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則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民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

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

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

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

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

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

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令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衆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入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顔子

何異顔子自入得衆入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入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為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豈至為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墻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反量也

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

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

而升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烏變時雍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變變惡爲善也時是也雍和也 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晩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蕢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 枹鼓桴音浮本作桴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戹則此桴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桑桴浮泭之桴棧也 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

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之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之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後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効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恕齊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

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峯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前

之以數仞之牆次則踰之以日月今則踰若之
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
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
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
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
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
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
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
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
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
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
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
覩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
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
及此
宜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反）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

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為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峯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手中庸兩不能朞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兩執其中不死殺○新

安倪氏曰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甸反**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三句說得又較子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

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箇道理如屋相似進来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雲峯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

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朱子曰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撿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已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雙峯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予通作與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形甸反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

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雙峯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問雖有周親註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已為本故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曆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

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

之大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口雙峯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政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當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即此便是審處修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與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

所重民食喪祭 重去聲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

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峯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

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
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
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
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以下皆武王
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蓋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
齋黄氏曰論語末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相
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
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
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麤凡事之合天
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為道也所謂執中正
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
而可謂之中乎○雙峯饒氏曰通論此章堯
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
是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
只是一中字前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
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雲峯胡氏曰

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以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説此則從行道上説行無不本於知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

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
曰按韻書屛字上聲者註云蔽也
去聲者註云除也屛四惡
之屛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
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
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
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
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
不常厭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
此則又何怨之有○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
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
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
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
一也○胡氏曰在人上者人欲多不能窒
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

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貪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内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

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音啞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差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訛缺也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
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
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
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
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
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則吝惜
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為政大體却
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
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揚氏
為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
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
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
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誓之
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
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一期而不至
則罪之是罔民也揚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
予人而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
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
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
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

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為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為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令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教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教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令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一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峯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捽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峯胡氏曰四惡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告

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趙氏曰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峯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一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知

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令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為君子○雲峯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雲峯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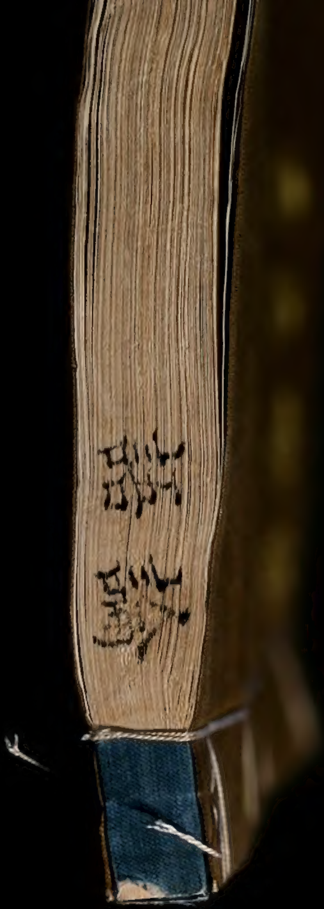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

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為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為者可得而為矣禮者所以撿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為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而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已未必能安乎天知已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已○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已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

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其三者而為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庚辰新刊
内閣藏板

庚辰新刊

內閣藏板